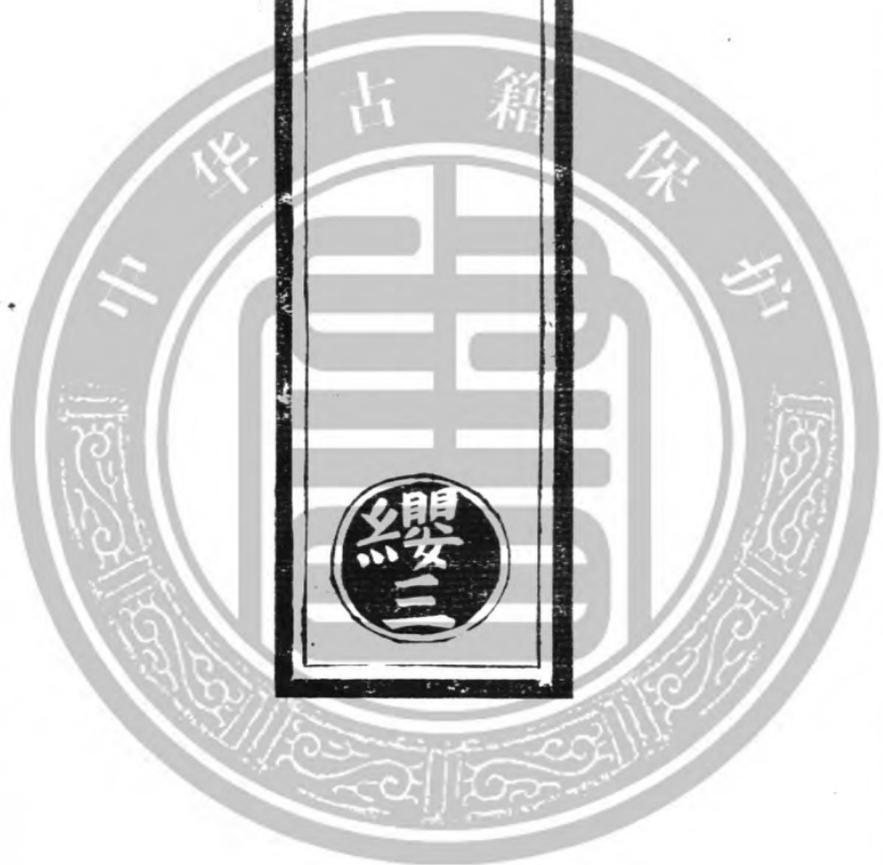


莊子翼卷之三

嬰安三



莊子翼卷之七

寓言第二十七

三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
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
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

櫻

一

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
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
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
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
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皆天倪也郭註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

則十言而七見信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
故也况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
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
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己俗多不
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父
父之譽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嫌
見疑故借外論之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
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
同則應不同則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
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

獨信其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夫耆艾者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此直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

纓三

二

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與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言彼所言故

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不可而物各自自然各自可統而言之則無不可無不可無不可而至也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雖變化相代其氣則一於今為始於昨為卒皆理自爾故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
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常律言而當法利義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
人乃以心服而不敢壘五各反立定天下之定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纓三

三

郭註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
乘物以游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
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
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
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

時任物而不造言也若役其材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義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口所以宣心故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後仕三千鍾不洎既吾心悲弟子問於仲
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
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被視三釜三千
鍾如觀鶴一作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郭註洎及也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
之罪既以縣矣謂係於祿以養也夫養親
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
懷而平和恬暢盡色養之宜矣彼謂無係
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

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
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
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
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

纒三

四

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
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
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
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
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

其有鬼邪

郭註野外權利也從不自專也通通彼我也
物與物同也来自自得也鬼入外形骸也天
成無所復為也不知死生所遇皆妙而安
也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
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
日去以至於盡耳生而有為則喪其生自
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
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夫生之陽遂
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然

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
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
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
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
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

纓三

五

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衆罔兩問於景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
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
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
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

也火與日吾屯豚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

以有待耶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以影似形而非形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竟不可問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

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
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
夫子夫子行不聞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
故老子曰而睢睢灰盱盱吁而誰與居大白
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子六切然變容曰

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
執巾櫛舍者避席漾者避竈其反也舍者
與之爭席矣

郭註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
也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去其矜夸故與

之爭席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
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
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平之未暇治天下

纓三

六

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
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
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
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
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
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
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
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
農石戶之農曰捲捲權乎后之為人葆力之
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
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
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

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也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

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董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呂註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殘害所謂土者危身輕生以干澤此讓王之篇所以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為先哲堯禪舜之重則

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以其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舜乎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攬俱縛切之則右手廢右手攬之則左手廢然而攬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攬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攬也子華子曰甚善

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
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
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
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
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纓三

呂註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
於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
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
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

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
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
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

苴

側雅反

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

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者
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
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
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
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

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管見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
闔不容議矣且天下功業莫大於帝王此
猶以為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湏
可測邪所以之所以為即語云所由所安

纓三

九

也恐聽者謬多者字真以治身治當是持
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為冗隨侯之重重當
作珠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韋去莊子未
遠必得其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

者曰列禦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
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
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
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
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
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
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
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
而殺子陽

碧虛士甘陸沈無聞豈肯誑志而受無名之

祿苟狗妻子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愧走而從於昭王昭王
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
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
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上之屠羊說

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
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
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
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
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

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

纓三

十

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碧虛誦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守義者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為己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
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
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
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徒履杖藜而應門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
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
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
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
憲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
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支三日不舉火十

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
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
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
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
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
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
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
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
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
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

纓三

士

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新傳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所好所惡皆生於心能無心則好惡所以忘好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汎然自得於胸中所以逍遙於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顏回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甕牖曾子顏色腫噲而衣冠決埽顏回家貧處卑而饘粥絲麻之僅給三人未嘗惡

貧而忘道故或歌或弦而忘形自得矣豈
務殉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
曰致道者忘心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夫能勝也瞻子曰不
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
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
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
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疑獨魏公子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
人心最為難勝故雖身在江海心居魏闕
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貴也重生則利輕
利輕則不思魏闕矣牟雖知生可重物河
輕然其心不能自勝夫未自能勝不如且
纓三
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神惡之
矣不能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是二傷也
故曰重傷此非自養之道也故曰無壽類
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為學道者之法譬名
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於瘳疾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
素或切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芋子路
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
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
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
推吐切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
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
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
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

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

纓三

三

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穎陽而共恭伯得乎丘首

呂註自顏闔御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

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
世俗之人湛於人偽者聞許由善卷之風
狂而不信故歷敘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
忘生為難猶且為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
其生為易可知矣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
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猷猷之中而遊堯之門
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
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
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

因瞽務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
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
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
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
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
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
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
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
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
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

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
尊我乎吾不忍义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

一作水

郭註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
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夫

纓三

古

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舊說曰如
卞隨瞽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
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
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
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

係故汎然從衆得失無槩於懷何自投之
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
謂外天下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
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

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
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理之二
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
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
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洛與政為政

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

纓三

五

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比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郭註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此云死者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

郭氏總註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嘆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兄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爲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

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賜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迹耶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

之石反

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

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

纓三

十六

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稅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

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
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
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
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
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
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
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
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
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
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

丘非耶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
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脇多辭繆說不耕而食
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
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
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

纓三

十七

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曰通曰丘
得幸於季願望履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
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
大怒兩展其足案劍噴目聲如乳虎曰丘來
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

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
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
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
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
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
脣如激舟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
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
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
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
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

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

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

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水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干干。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其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

纓三

六

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

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
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
與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
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
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
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
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
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
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

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上聲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

纓三

九

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餘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白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

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
離羅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
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
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
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
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
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
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
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
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

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
人死者有時操平聲有時之具而說於無窮之
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
意養其壽合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
吾之所葉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

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
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
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
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
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吾邪孔

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
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
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郭註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
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

纓三

干

可御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
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直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
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

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
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
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聚曰汝行
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
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
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
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
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

公小伯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
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
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
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
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
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
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嫡嫡周公殺兄長幼
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
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

纓三

三

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
狗財君子狗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
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
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
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
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
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
狗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決眼忠
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
立乾干勝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

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
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
殃離罹其患也

郭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賤
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長二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
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
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
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
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

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
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
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
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
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

纓三

主

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
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
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協人之勇力而以
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

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
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
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
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
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
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
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
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
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
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

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上
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
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
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
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

纓三

三三

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
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篔
簹之聲口嘽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
忘其業可謂亂矣佞礙溺於馮氣若負重行
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

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
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
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焦求
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
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
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
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及一日之無故
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
得繚了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郭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說劍第三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悝王之意止劍亡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

上說稅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
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
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不然吾王所
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
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莫于胡

纓三

孟

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悅之今
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
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
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

王喜劔故以劔見王王曰子之劔何能禁制
曰臣之劔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
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劔者示之以虛
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
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
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
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
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
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劔唯王敬用請
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劔曰有天子劔有

舡而來須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
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
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

纒三

三五

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
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
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
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
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

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

報孔子孔子推吐反雷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

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舡顧見

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

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

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吐卧切之

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

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

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

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

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王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燭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

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

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
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
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
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
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

纓三

二十六

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
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
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或頰適
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
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

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
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
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
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
教已孔子愀然而嘆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
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
失而離罹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
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疾去之走者
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
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

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
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
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
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
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

纓三

二十七

謂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
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
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
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
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

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
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
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
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無擇
味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寧戚禮者世俗之所
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
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
天而恤於人憂不與人合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
於俗以世裕之祿為祿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
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

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
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
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
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
勉之吾太子矣吾太子矣乃刺刺亦船而去

延澤而竹臨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將
水波之不聞聖音不復登舟子路旁車而問
曰由得為徒久矣未嘗見夫子過人如此其
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
庭降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挈逆

立而夫子仰而瞿然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
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豈賢者乎孔子伏軾
而歎曰甚矣上之難化也邁於禮義而不遜
而樸鄙之心二今未太進吾語汝夫遇長不
敬失禮也見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
下人下人不然不得其精故長傷身無益
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且毀之且有損惜
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
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
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

乎

莊子翼卷之七



